



“疫”路有你更温暖

■张新文

他每天总是在环卫工人到来之前,把每户门口的垃圾桶检查一遍,废纸、塑料瓶、易拉罐,他会装到自己的袋子里。并把那些没按要求放置的垃圾归类,放到该放的垃圾桶,有时垃圾桶外也有垃圾,他就弯腰捡起来,投放到垃圾桶。

疫情下,我暂居的村庄无论白天还是黑夜,都是那么安静。

老年人爱玩的麻将停了,小卖部聚集唠嗑的人没了,闲下来他们心里憋得慌,手痒,脚也痒,他们就把自家地块的边角开垦了,哪怕脸盆大的地方,也种上了蔬菜。受他们感染,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三天假期,我也动手盆栽了十八株辣椒,还栽了四株青皮茄子、四株珍珠番茄,愿2022的春天,事事顺利。

每次去村里做核酸检测,都能遇到那位我叫不上名字的老人,私下里我给他取了个绰号:“破烂王”。他人矮小,瘦得大风来了几乎都能把他刮跑。他每天

总是在环卫工人到来之前,把每户门口的垃圾桶检查一遍,废纸、塑料瓶、易拉罐,他会装到自己的袋子里。并把那些没按要求放置的垃圾归类,放到该放的垃圾桶。我所住的地方离村里的检测点少说有一里路程,一到核酸检测的日子,人们或者开车,或者骑电瓶车,唯独“破烂王”是步行,一副充满责任感和仪式感的样子,总是穿件新衣服,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,像是去赴约或是赶场子。有一次,我去的时候,半路遇到他回来,他步行的速度似乎比去的速度还要快,像是跑。

我说:“你这么快就做好啦!”
“我——我忘了戴口罩……”
“你嘴上不是戴着吗?”

我以为他老糊涂了,他讪讪的,有些不好意思,又解释了一番。原来老人把捡破烂的收入,买了很多口罩,免费发给核酸检测点忘记戴口罩的人。从他匆匆的背影里,我看到一个平凡人的责任和担当。

晚饭后我喜欢一个人遛弯,沿着村子走上一圈,其间遇到两件事令我感动,铭记于心,落于笔。

一个中年妇女,在大门口往那种专门烧开水的铝合金炉子里添加废旧木料。看到我盯着炉子冒出的烟雾,以为我会责备她。

我问她哪里人?做什么工作?她回答我是盐城人,和老公在建筑工地上班,租住在这个村子里,现在疫情反复,上不了班,吃住开销大,她说能省一点是一点,万不得已我也不会烧这个。她指了指烧水炉上正欢快跳着的火苗,有些不好意思。我说,疫情之下,共克时艰,无论本地人,还是外地人,疫情之下,我们都要相互理解和包容,疫情过后,一切会走向正轨,生活依然会美好而幸福。

村子的北面有一条水泥路,路边菜地都是外乡人租来种菜的。晚上,菜农们整理菜的下脚料,比如菜帮子、没有卖相的老瘦菜,就会放在路边,留待第二天作

为垃圾清运拉走。那晚我路过,节能灯照得路面很亮堂,我看到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姑娘,衣着打扮也很时尚,正在挑拣芹菜往方便袋里装,看到我表情尴尬而腼腆。我本以为是菜农在整理菜,从她的面部表情我马上明白了,她是在下脚菜里捡能食用的带回家。

于是,我佯装没看见一样,加快了脚步。走了一段,我回头瞅瞅,她已经走了。特殊时期,你的举动,深深感动了我,谁能没有“困难”的时候啊!

疫情之下,每天都有看似平淡,却又暖心的故事发生。“疫”路有你的温暖,曙光就在前头。

百姓记事

春光好

若挥摄



一番春寒总向阳

■廖天元

世间万物的秉性各有不同,桐子花把寒冷作为背景,以和寒冷博弈的方式出场,特别让人唏嘘。如此看来,倒春寒的到来倒在情理之中,似乎是为了迎接一个更为繁盛的春天。

春分,清晨。睁开眼,就见窗外抽出嫩芽的枝条正剧烈地摇摆,昨天还和煦的风,霎那间就吹寒了我的屋。一夜风雨,不知打落了多少花朵,我在小院种下的樱桃树刚结出不少青涩的果子,恐怕也献给了这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吧!

其实,这是一场提前就得知的倒春寒——如今,天气预报的精准让人叹服。只是它真的到来时,却有些出乎意料的夸张。连续多日的丽日当空,暖意融融,不料转瞬之间就寒风犀利,冷雨蒙蒙,恰逢春分,这样的情形和期待有很大的不同。

说突然,自然不那么准确。这些年,我对“突然”二字有了不同以往的体验。曾经年少,为赋新词强说愁,写文章常用“突然”来表达起承转合。现在想来,这

世间哪有那么多的突然,一切都因有果,循序渐进。所有的事物都在时间的链条上平缓向前,量变带来质变。只是积累和渐变的过程,悄无声息。

比如,这一场寒冷,说到底蓄谋已久。那一定是向北向南的两股冷暖空气,在天空斗争之后的呈现。斗争,结果不一定分出你死我活,但过程少不了跌宕起伏,此消彼长。那好吧,就让春天这个桌面,时而风和日丽,时而雪花飞舞,时而阴雨连绵。

常忆在倒春寒前夕,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,“放牛娃儿你莫夸,三月还冻桐子花”。桐子花的存在,似乎就为了提醒人们,春天的到来未必一帆风顺,待桐子花开,寒冷的季节才算真正结束。世间万物的秉性各有不同,桐子

花把寒冷作为背景,以和寒冷博弈的方式出场,特别让人唏嘘。

如此看来,倒春寒的到来倒在情理之中,似乎是为了迎接一个更为繁盛的春天。

起床,听董卿主持的《朗读者》,无意翻到麦家写给儿子的一封信。他说儿子远行的“这一天,是那么的神奇,仿佛儿子一下就长大了。但这只是仿佛,不是真实”。儿子“只是在长大的路上。如果不是吉星高照,这条路必定是漫漫长长的,坎坎坷坷的,风风雨雨的”。

麦家继续说,他真想变作一颗吉星,高悬在儿子头顶,化掉风雨,让和风丽日一直伴随前行。但这是不可能的,即便可能,对不起,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为什么?因为,太多的爱,必定造成儿子的

人生“空洞、苍白、弱小”。

同为父亲,我对此有太多共鸣。教育儿女,实在是一门极为深刻的学问。我曾看过一部关于大熊猫的纪录片,练习爬树的小熊猫一次次从树上摔下来,一次次爬起来,可熊妈妈却袖手旁观,直到小熊猫成功爬上树梢后,她才转身而去。是熊妈妈无情吗?自然不是。动物都懂得与其把孩子护在羽翼下,不如让它历经摔打的道理,我们更应懂得拼搏和磨砺的意义。正如麦家说,“你可以失败,但决不能这样失败,竟然是被太阳晒死的,是被海水咸死的,是被寒风冻死的。作为男人,这也许是莫大的耻辱!”

这番话让我不由自主想起老子所言的道。道,无形无色无声无味,超越时间和空间,却让人觉

得无时不在,无处不在。这世间有阴有阳、有白昼有黑夜、有寒冷有温暖……万事万物和而不同,互不干扰,对立统一,彼此依存。是苦成就了甜,是冷凸显了暖。或者说,甜离不开苦,暖离不开寒,这就是事实和规律,谁也不能违背,谁也违背不了。

柏拉图说过一句话:“让孩子心想事成,正是害了他。”这句话的底层含义,是说一切未经考验的获得,会让一个人不懂以公平的方式、竞争的方式来跟别人互动,这极大可能会造成不该有的悲剧。从这个角度讲,大自然每年到来的一段倒春寒,倒是一种必要而深刻的提醒。它在我们的心混浊的时候,能使之澄净下来,在我们的心悲观的时候,能使之向阳起来。

人生况味

季节的音符

(外一首)

■张红梅

天籁般
和谐美妙
成千上万种乐器
齐奏
以及泥土的呼吸声
空气的流动声
还有阳光
阳光轻轻洒下
碰触在万物上的那一声脆响

所有的音符
都在诠释“春”的主题
春在一夜之间
屹立

漫山遍野的花儿

漫山遍野的花儿
沐浴着春风
摇曳
看似羸弱
却充满力量

仰着脸
有着葵花品格

许多
我叫不出名字
我给她们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
女孩

春晖脉脉孕榆钱

■高炯森

思绪又回到“榆”字上:唯愿榆钱不仅仅让人只想到“余”钱,“榆”字也可以让我们想到“瑜”,怀瑾握瑜,如果多数人这样想,就多了一份纯洁高尚的品德。“榆”字也可以让我们想到“余”字,凡事当留余地,这种处事的方式最为人称道。榆钱是春季鸟类的食物之一,春季鸟缺粮,留下一点榆钱给它们,多好。

春风拂过,榆树挂果。正常开花的植物,大多数都是先长叶,再开花,后结果,榆树却是先开花,后结果,再长叶,总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种叫情愫的东西滋养着它如此特立独行。

本该榆钱缀满枝头的时节,视野中却看不到榆树,在乡村,近年来已很少看到它们的身影了。

我现在还记得邻居放倒的那棵榆树,横卧在地坝上,木匠用锋利的斧头,利索地一片一片削去厚实的树皮,撕裂处粘液牵连。他一边撕扯,一边说:“困难时期,好多人因为吃榆皮粉才活下来的呢!”

我对榆树陡然生了一层敬意。现在,流行吃榆钱,榆钱又名

榆荚,很多人以为它是树叶,其实它不是榆树的叶子或花,而是它的荚果,等它的叶子长出来,这些荚果就老了,成种子了。这种果为翅果,外形似铜钱,串串挂枝头,名为“榆钱(余钱)”,字字甜心头。

榆钱不仅是一种药引,止血利尿,还可以食用,饱腹充饥。东汉崔寔在《四民月令》中说:“是月也,榆荚成,及青收,干以爲旨蓄。色变白,将落,可收为榆酱……”明清时期,榆钱被制成各种美食供人食用。如明人记载“采取嫩叶淘净焯食,皮可磨面。”“三月榆初钱,和糖蒸食之,曰榆钱糕。”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。

采摘榆钱地道的说法是撸榆

钱儿,榆树普遍长得高,而荚果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树枝上,一颗颗摘下来,费时又费事,因此都是折断那些细枝,一把撸下去,榆钱就全都下来了,又快又好。榆钱越嫩越甜,撸一把可以直接生吃,甜丝丝的,老了味道就缺失了,所以榆钱的采摘期很短,每年的3月份就只有那么几天。

其实榆钱是可以吃出很多花样的,是自然馈赠的一道天然美味。刚摘下来的鲜嫩榆钱,饱满圆润,脆脆甜甜,最适宜生吃,做一道青葱欲滴的凉拌榆钱,味道清香而鲜美。榆钱粥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爽口好菜,将白粥煮到九分熟,撒入洗净的榆钱,拌入切碎的

香葱,鲜嫩清爽,滋润心脾,欧阳修曾经点过赞:“杯盘粉粥春光冷,池馆榆钱夜雨新。”北方人还做成榆钱饼,有点榆钱窝窝头的感觉,可以直接吃,也可以蘸点佐料吃。还可以用榆钱炒鸡蛋、煮粥、做蒸菜。

忆苦思甜,在饥荒岁月,一树榆钱半月粮。撸上几口袋榆钱,回家拌上玉米面或者面粉,上锅一蒸,就成了饱腹又好吃的榆钱饭。以前为了吃饱饭,采用的都是简单粗暴的方式:洗干净榆钱之后,放点粗粮面粉,捏成窝窝头的形状,不用放佐料,上锅煮熟,就成了榆钱窝窝头。

每到春日,总会想起有榆树的

那年那月